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娛目醒心編
第九卷 賠遺金暗中獲雋 拒美色眼下登科

一

功名富貴皆言命，豈料天心有改移？

財色不教方寸亂，自然福祿永想隨。

世人有言：「窗下莫言命，場中不論文。」是知場中去取，全憑本人之命。命不該中，雖有高才，往往遺落孫山之外。然此為尋常之人而言，若有志之士，則又不可以此說限量。

當年有個唐臯秀才，屢考不中，發憤讀書，嘗說道：「愈讀愈不中，唐臯其如命何？愈不中愈讀，命其如唐臯何？」後來果然中了狀元。可知人能勤苦讀書，雖命不該中，亦可挽回轉來。所謂「皇天不負苦心人」也。

那知文章而外，尚有一種挽回命數的道理，則若如廣積陰鷲：陰鷲之內，又莫大於見色不淫，臨財不苟。讀書人苟能於此處留心，舉人進士，可以操券而獲。今先說一不貪財的故事。

江南常州府有兩個秀才，一個姓康，名友仁；一個姓丁，名國棟。從幼同窗讀書，到二十歲外，俱進了學。友仁為人忠厚謙退，質地卻在鈍的一邊，文才亦甚平平。國棟質地聰明，懂事伶俐，不免有幾分自負之意。故論文章，則康遜於丁；論人品，則丁遜於康。國棟家道稍落，尚能溫飽；友仁則一貧如洗，處館餬口。應了幾回秋試，俱不得中。友仁唯自怨文字不好，功夫未到；國棟每下第，則罵房師和主考，叫冤稱屈不了。

其年又值秋試之期，兩人立意俱要科舉，約作同行。到了七月中旬，叫一小船，各帶了隨身行李，往金陵進發。不一日，到了鎮江，船出江口，卻遇著了逆風，船小風大，不能前進，只得歇在江邊等候。等了一晝夜，風逆如故，兩人坐在舟中，甚是無聊，一同上岸閒步。沿著江岸一路走去，不上半里，見有一所古廟，廟門半開，同步進去。

友仁走近佛座，見有一青布包在拜單左首地下，用手拾起，頗覺沉重。國棟尚在廊下徘徊，遂以手招他道：「進來，看件東西」國棟走進，見友仁手內拿一布包，接來手中掂一掂，知有物在內，便拉友仁走到殿後，放在階沿石上解開一看，足足的十封銀子，計有百兩，以手拍友仁肩道：「恭喜發財了見者有分，快快回船去罷。」友仁道：「這銀子必定是過客遺忘的，只怕要來尋覓，等在這裡還他才是。」國棟道：「真正書呆子我既拾了，便是我物。從來說，拾得拾得，皇帝奪不得。管他來尋不來尋」

友仁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那失物的人，若使有餘的還好，若是一個窮人，或遇急難，千方百計弄來的，偶爾失落，走頭無路，便有性命之憂。古人云：臨財無苟得。正在此等意外之財上，須要守得定。等候在此，遇見失物的人交還了他，方是我輩所為。」國棟道：「你說等，等到幾時？倘他不來，難道呆呆的只管等去，把國名大事反錯過不成？」友仁道：「這失物的人，只因匆忙之中，一時遺失，後來想著了，必趕來尋覓。況場期尚遠，在此等幾日也不妨。」國棟道：「我不耐煩等他。」友仁道：「兄既不耐煩，請兄先到南京，我獨在此等候便了。」國棟見他執意要等，便假意道：「等來還他，也是你的好意。但荒野孤廟中，你獨自一人，懷著百兩銀子住在這間，倘遇著小人，只怕連你的性命都要送掉了你若要等，不如我替你收著銀子，你在此等著了尋的人，你同他到南京來取，萬無一失，不好麼？」友仁是忠厚人，聽見說得有理，那裡疑他有別樣心腸，道：「這個最好的了。」回到船來，恰好風色已順，船正要開，友仁遂將銀子交代國棟，取了隨身鋪蓋，重到廟裡來。

看廟的老和尚出外方歸，見了友仁，便問：「相公何來？」友仁道：「吾約一朋友在此相會，此時不來，定然明日早到，欲在此借宿一夜，飯錢房金，照例奉納，未識可否？」和尚道：「十方世界，有甚不可？房內現有空牀，就在上面安睡便了。」晚上就吃了和尚的兩碗薄粥，安宿一宵。

明日起來，就立在廟門口親等。等了一回，不見有人來，走到佛前拜單上呆呆坐著。老和尚搬出飯來，便道：「相公用飯。」友仁吃過，約絕不見有人進廟，他一步不敢走開。直到下午，只見一人氣急敗壞奔來，汗流滿面，一徑就到佛殿上，東張西看，失魂落魄的一般，兩隻手在頭上亂搔，口中不住的說道：「怎了怎了」友仁從旁冷眼看著，心內想道：「失落銀子的，想必就是他了。」遂上前問道：「朋友，你為著何事，如此著急？」那人一看友仁是個斯文人，便道：「不瞞相公說，我有一樁急事，如何弄得沒結煞了。」友仁道：「你且與我細說，或有商量，也未可知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姓趙，鎮江人，父親在南京當差，因虧空官項銀兩，收在上元縣監裡，五日一比，傾家賠墊，尚欠一百餘兩，只得將舊房典賣。昨日帶得房價銀百兩，趕往南京，走得力乏，在此坐了片時，起身便去。夜來打開鋪蓋，不見銀子，想是行路要緊，落掉在此，故急急趕來。一路追尋到此處不見，是絕望了，那得再有銀子救我父親？」說罷，號天痛哭起來。友仁道：「且不要哭。我問你，銀子是怎麼包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是一方舊青布包的，用細麻繩結著，內面共十封，每封十兩，都是桑皮紙包的，放在鋪蓋內，不知如何落了出來。」友仁道：「既如此，不要慌，我拾在此，還你便了。」那人道：「果然相公拾得，肯還我麼？」友仁道：「我若不肯還你，去已久了，為何還等在此？」那人忙跪下叩謝道：「若得相公如此，真救我父子性命了，此恩此德，何以報答」

那和尚始不知他們說些什麼話，繼而聽見一個失銀，一個拾得，又肯還他，便插口道：「相公，你說要等一個朋友相會，莫非是他麼？」友仁道：「正是。」和尚道：「阿彌陀佛相公真正讀書君子，今科必定高中。」又向那人道：「你遇著這位相公，卻不是天大造化麼」那人喜動顏色，感謝不盡。友仁道：「還有一說，我雖拾得銀子，只因此處荒野，恐有他失，已托一朋友帶往南京，須到南京還你。」那人道：「我本要到南京，有人先帶了去，最好的了。」友仁道：「如此，我與你同行便了。」送了和尚二錢銀子，別了就行。江口搭了船。

不上兩日，已到水西門，兩人取了行李，就到貢院前，訪問國棟寓所。有認得的，指點道：「他寓所借在淮清橋塊下。」依言尋去，果見門上有貼頭，上寫「丁國棟寓此」。二人走進。國棟一見友仁，便道：「你來了麼？」友仁答聲「才到」，又問：「這位何人？」友仁道：「就是拾他銀子的。兄別後，我等到次日下午，他才趕來，說明了，故同他來拿銀子。」國棟道：「你既拾得，便該還他了，為何領到這裡來？」友仁道：「兄不要作要，他的銀子是救性命的，他日急得要不得在這裡，快快拿來還他去罷。」國棟道：「倒也好笑這銀子我見也沒曾見過，如何來向我討？你托我帶來的不過箱子一隻，這個在此，交還了你，餘事莫向我說。」說罷，穿好衣服，竟揚揚走開了。友仁氣得心頭發火，鼻內生煙，口中亂嚷道：「他...他...他人的銀子竟要白賴了豈.....豈.....豈有此理」

那人跟了友仁來，只道銀子一到就有；今見此光景，驚得呆了，一雙眼只看著友仁，但說道：「相公須要救我」撲簌簌掉下淚來。友仁見他著急，便道：「有，不要慌。他縱不肯還，我賠也賠還你。」便將箱子開了，內有幾兩盤纏取出來，付與那人，道：「你先拿去，我也不住在此，我同你到對門飯店中權住，打算還你，看他賴了一百兩銀子怎樣發跡」便一同到飯店中住了。

友仁走到各處朋友寓中，遇了相識的便告訴：「國棟昧心賴銀，我必借貸還他，欲求援手。」有的曉得了，便說國棟沒良心。有的笑道：「友仁太呆了，如今世上做好人總要吃虧。肯借助他的，多不過一兩二兩，少僅三星五星，東奔西走，終日仰面求人，何苦而為之？」

不表眾人話。且說友仁到處走了一遭，連自己行李一並當了，湊得五十餘兩。國棟反在人前說道：「你們不要理他。他不過借此為名，要人幫助的意思。」弄得友仁走頭無路。

適有一同店住的徽州人，姓汪，名好義，卻不是應試的，聞知國棟賴銀不還，累及友仁行李典盡，歎道：「人之賢不肖，何相懸若此」走來對友仁道：「兄一介寒儒，為了他人之事，不顧自己功名，可謂難得。但今日八月初六，入場不遠，所借銀子已賠過

多少了？」友仁道：「約有五十餘兩。但吾此時心亂如麻，入場也無益，打算回去賣房還他。」好義道：「兄功名事大，還當料理場事。吾助兄白銀二十兩，以完此事。」又對那失銀的道：「其餘少的，你當自去打算，莫再累及康相公了。」那人道：「我見康相公東挪西湊，心上本自不安，今承相公為了康相公周濟小人，怎敢再去累他？康相公，你打點進場罷。若如丁相公行為，我命早已休了」好義便取二十兩銀子付他，一總算來，已有七十多兩，遂千恩萬謝而去。

話說友仁此時心略放下，忙忙收拾考具，初八日隨眾入場，已弄得力盡筋疲，題目到手，一句也做不出，只得隨手寫去，草草完了七篇文章。二場、三場，也不過潦草塞責，自料必無中理，垂頭喪氣而歸。丁國棟得了百兩銀子，喜出望外，便去三山街上買綢緞，買氈貨，諸事從容，入場後，因心中快活，做的文字益覺有興致，三場篇篇得意，自以為舉人捏穩在荷包裡了。一到家中，便寫出文字，逢人請教，人人決為必中，越發欣欣自負。友仁歸家，文字也不寫出來，閉戶悶坐，思量再得三十兩銀子償還失主才好，把中舉人的事到撇在九霄雲外了。

那知揭曉後，同縣中了四人，第三十六名剛剛是最不得意的康友仁。一中之後，親友多來賀喜，幫助銀子，打發報子，友仁才得開顏。丁國棟自己不中，又聽見中了康友仁，心中益發不服，大罵主司瞎眼。友仁忙了數日，起身便到南京尋著失銀之人，又送還了三十兩銀子。那人叩謝而去。隨備禮進謁座師，叩謝提拔之意。座師見了，說了幾句套話，又向友仁道：「不知年兄平生積何陰德？」友仁道：「門生一介窮儒，有何陰德？」座師道：「你的名數已中定丁國棟的了。只因場中得了一夢，夢見一朱衣人對吾說：『第三十六名姓丁的做了虧心事，天榜上已除他名字，換了姓廉的了。』說也奇怪，足下卷子已經看過，不見有甚好處，所以不取。丁生卷子早已中定，自做了此夢之後，再把丁生文章來看，越看越不好，遂爾棄去。隨手取過一本，正是尊卷，越看越有精神，將來補上了。及填榜時，拆開來看，果然就是足下名姓。則棄落之卷，一定姓丁無疑了，也拆開來看時，果叫什麼丁國棟。此中轉換，真有鬼神。年兄若非有陰德，何能至此？你可說與我知道。」友仁只推沒有。

其時同縣中的亦因進謁座師，共在座間，便道：「康年兄事，門生卻也曉得。」便將國棟如何賴銀不還，友仁如何典貸賠償，一一訴說了一遍。主考拱拱手道：「可敬，可敬天道果然不爽也」自此益覺愛重友仁。

後來友仁進京會試，主考便留在署中讀書，遂成進士。丁國棟遭此挫折，因友仁中舉之後，此事人人傳說，更覺無顏，懊悔已是遲了。不多幾時，抑鬱而死。可見佔便宜者反吃大虧，肯吃虧者反得便宜。國棟貪了百兩銀子，分明賣去了一個舉人，又送了性命。友仁賠了百兩銀子，分明買著了一個舉人。看官試思，還是貪財的好，不貪財的好？此言財之關乎科名者如此。若美色當前，把得定的更難，受其累者正復不少，人能打透這個關頭，自然朱衣點頭，立致青雲之上。聽下回寫來。

二

風清月白夜窗虛，有女來窺笑讀書。

欲把琴心通一語，十年前已薄相如。

這一首詩，乃古人拒絕私奔女子所作。此人後頭中了狀元。如今更說一個拒絕奔女，能使功名顛倒，禍福改移的與看官們聽。話說明朝萬曆年間，湖南長沙府地方，有一少年秀才，姓陸，名德秀，生得人物俊雅，豐度翩翩。父親已卒，只有老母在堂。德秀十六歲即進了學，自知學問尚淺，奮志讀書，嫌家中混雜，欲覓一清靜之所，埋頭用功。有幼時吃奶的乳母王媽媽，同了丈夫，為顧氏管園。園在城外，頗覺幽僻，房舍盡多。德秀遂與乳母說知，欲借他園中居住，以便讀書養靜，茶飯托他夫婦照管。乳母即去通知顧姓，顧姓應允，隨即搬往，就在園口近處檢一書舍，安頓書籍行李。早晚服侍自有乳母承值，便也不帶僮僕。德秀一到此間，頓覺神怡心曠，正好勤讀。

園門左首側屋中，又有父女兩人居住。其人叫張大，也是借住的。此人常在外邊替人家做工，因其女無人照管，過繼於王媽媽，取名春姐。年紀也十六歲了，身材俏麗，舉止輕盈，因他死的娘親也是大人孔母，從幼跟去，見慣了大人模樣，學些女工針指，纏得一雙好小腳，字也識得幾個。若賣與人家做妾，也值三五百銀子，所以就自命不凡起來。今見德秀少年美貌，衣冠濟楚，遂動了一段愛慕的心腸；又是繼母領大的相公，益發可去親熱，搬茶送水，不叫他做就做，慫慫走動。王媽媽只道替他心力，全不為意。德秀知是乳母繼女，也由他走動罷了。那知德秀一心只在書上，春姐一心又只在德秀身上。

一日早上，德秀正念得高興，春姐走來道：「相公，房內怎樣塵埃滿地？」蹣起一隻小腳來點與德秀看，又道：「我的鞋牆卻弄得烏黑了，待我去取掃帚來掃掃。」德秀略略一看，仍舊讀書。春姐遂將房內四圍掃得乾乾淨淨，又道：「相公，你坐身下也不潔淨。你立起來，待我也掃一掃。」德秀搖頭道：「不消了。」坐著不動。春姐嘻嘻的笑道：「相公真正用功，一刻也捨不得。」把眼斜視而去。

又一日，王媽媽出門去了，春姐走進房來道：「繼娘尚未回來，我知相公牀上被褥尚未鋪好，我來鋪疊鋪疊。」德秀道：「鋪好的了，不消勞動罷。」春姐揭開帳子一看，笑道：「相公騙我你看，衣服亂堆在這裡，一條被弄得七顛八倒，若不鋪好，今夜如何睡法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將衣服折疊起來，把被褥鋪得端端正正，然後放下帳子。又道：「相公，你今日還未吃點心，我怕餓了？我去送點心來。」德秀見他如此慫慫，倒覺過意不去。

過了數日，回家探望母親，因說起乳母服事當心，又有他的繼女春姐亦來承值，甚是周到。其母道：「既煩他承值，應該賞他些東西，使這孩子歡喜歡喜。有一條汗巾、兩個荷包在此，你拿去送與他罷。」德秀接了，藏在袖中，坐了一回，依舊復到園來，見了乳母，便取出汗巾、荷包，道：「這是母親賞與你繼女的，知我在此煩他送茶送水。你須說明是太太的意思。」乳母道：「難得太太好意。」便去送與春姐。春姐接了，好不歡喜，忙忙走到書房，笑嘻嘻向德秀謝道：「多承相公美意，賞我東西。」德秀道：「這是太太曉得你勤謹，送與你的，不要謝我。」春姐道：「不是相公說我好，太太那裡曉得？太太要謝，相公也要謝。」遂到自己房內，拿出私房茶葉，泡了一杯好茶送來，道：「相公，這茶葉顏色可好麼？」德秀道：「果然好。這是那裡來的？」春姐道：「前日我到宅內，宅內太太知我要吃好茶，與我一大包，我藏好在此，泡與相公吃。」德秀道：「難為你了。」呆見王媽媽送進夜飯，春姐遂走出去了。

德秀用過夜飯，燈下坐了一回，將近二鼓，解衣就寢。春姐受了汗巾、荷包，只道德秀有意於他，乘他父親不歸，正好圖個春宵一刻，動了邪念，翻來覆去，那裡睡得穩？披衣起身，悄悄開出房來，一步一步輕輕走到德秀臥房門口，將門輕輕彈響。

德秀方欲睡去，忽耳邊有彈門之聲，便問何人。外邊低低的應道：「是我，送一杯茶在此。」德秀聽是春姐聲音，便道：「我已睡了，不用茶了。」外邊又道：「相公開了門，還有一句話要與相公說，莫負奴的來意。」其聲婉轉動人。德秀不覺欲心頓動，暗想道：「讀書人往往有乾風流事的，況他來就我，不是我去求他，開他進來何妨？」遂坐起披衣。才走下牀，只見月色照在窗上，皎亮猶如白日，忽然猛省道：「萬惡淫為首今夜一涉苟且，污己污人，終身莫贖。」把一團慾火化作冰炭，縮住了腳，依舊上牀睡下。

春姐伏在門上，聽見德秀披衣起身，走下牀來，只道就來開門，心中大喜。側耳再聽，門不來開，依舊上牀去睡了。一時發極起來，便道：「相公如何不來開門，反是安寢？」德秀道：「你想，我是孤男，你是寡女，暮夜相見，必被旁人談論，所以不開門了。」春姐道：「不過你我兩人，有誰知道？」德秀道：「人縱瞞了，天是瞞不過的，你去罷。」春姐再求開門，德秀假裝睡著，只做不聽見了。春姐淫心如火，等了一回，見裡邊全無聲息，只得恨恨回房，又氣又羞，頓足歎道：「天下有這樣呆子，湊口饑頭不要吃的」睡在牀上，胡思亂想了半夜，到天明時，反沉沉睡去了。

德秀絕早起身，對乳母道：「吾身子有些不快，到家將息幾日。有人來取行李，就打發他拿來。」王媽媽道：「相公本來用功

太過了，自然身子不快起來，回去將息將息的好。」德秀別了乳母，悄然竟去。春姐起來，心中想道：「待我慢慢的俾他轉來。」及知道德秀已去，老大吃驚。又恐怕德秀到家，說出情由，面上不好看相，弄得羊肉吃不得，惹著一身騷了，心中悶悶不樂。那知德秀到家，在母親面前只推身子不快，回來將養，絕不提起別的緣故。此是德秀能隱人過處。

再說德秀有一同窗的好友，姓潘，名再安。年紀不滿二十，頗有文名，也是一個翩翩秀士。只是一件毛病不好，見了美貌女子，便如蒼蠅見血，割捨不得。德秀園中讀書時，常來探望，見過春姐幾次，心甚愛戀，只礙著德秀的眼，不好十分勾搭，屢以微言諷德秀道：「兄的讀書堂，還可作溫柔鄉。」見春姐走來，微吟道：「野花偏豔目，村酒醉人多。兄對此能無動心否？」德秀聽了，只做不解。春姐亦因有一陸生牽在心上，見了潘生，絕不為意。

那一日，再安又來探望，不見德秀，因問何往。王媽媽道：「我家相公因身子不快，回家去了，相公要會，到他家裡去會罷。」再安躊躇了半晌，便道：「我此來本欲與陸相公作伴用功，今日歸去，書房左右空著，我即在此暫居讀書，飯金房錢，加倍奉償，未識可否？」王媽媽聽見「加倍」兩字，便欣然應道：「屋內牀鋪桌凳現成，相公竟來住便了。」

春姐坐在房中，正做一雙鞋子，聽見外邊有人說話，要來借住，探頭一望，恰就是常常來的潘相公，心內想道：「此人才貌也好，做人活動，決不像姓陸的呆子。他要來住，莫非到有意於我麼？」欣然走出。因是熟人，便插口道：「陸相公怕冷靜，回去了。相公，你不怕冷靜麼？」再安道：「怕甚冷靜？」一頭走，一眼看著春姐道：「我明日准來也。」到家，在父親面前，只說與德秀結伴共讀，叫人挑了行李書箱，竟來住下，無人處便與春姐眉來眼去，約定夜來開門等候。正是乾柴烈火，一拍就合了。德秀聞知再安住下，料他必有不好的事情。他一心專圖上進，不去管他長短。正所謂：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」。

其年，正值大比，到了八月初六，德秀即便入場。再安亦隨眾應試。三場已畢，各人靜候榜發。德秀入場時，適染微疾，勉強進去，文字甚不慊意，場後終日悶坐。其母勸道：「你年紀尚小，今科不中，自有來科，悶他則甚？」再安文才本來去得，又遇著做過題目，寫出來，父親看了，許他必中，甚是得意。偷空去望春姐，許他中後，娶他為妾。春姐也歡喜不了。

一夜，再安父親夢見無數報人擁進門來，報導：「潘再安已中第二名舉人。」正在歡喜，又見一人走來，將報條奪去，道：「潘再安做了虧心事，舉人已讓與陸秀才了。」報人紛紛而散。夢中拖住那人道：「那個陸秀才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就是與你兒子同窗的陸德秀。」忽然驚醒。明日便問兒子：「你做下什麼虧心事？」再安極口分辯。其父道：「若是發榜後，第二名不是陸德秀便罷，若是陸德秀，我再問你。」再安默默吃驚，自忖道：「我就不中，陸德秀也未必果中。」那知開榜後，報人報到陸家，德秀果中了第二名舉人。再安父親將兒子責問，不聽吐實，遂將他鎖在書房，不許出門，連春姐也不能去望一望了。

再說德秀年才十七，中了高魁，合家歡喜，親友皆來稱賀。連乳母王媽媽也歡喜個不了，回來說與春姐知道。春姐問：「潘相公可曾中？」王媽媽答道：「不中。」春姐默然無語。那知潘再安一個舉人已輕輕送在他身上去了。

德秀中後，見主考，見房師，謝賀喜，張樂設飲，上墳祭祖，忙了兩個餘月，打點進京會試，擇了吉日，拜別母親，起身進京。一到京中，終日在寓讀書，絕不出外閒遊；會試榜發，中了進士，殿試在二甲內，點入翰林，人人稱羨；凡公卿大僚有女兒的，無不要招他為婿。德秀以未奉母命，不敢輕許。其後接母到京，聘定了劉通政女兒。因女年太輕，須二年後成婚。按下不表。

德秀散館後授為編修。一日，有一同官，請他飲酒，席上有官妓數名，內一妓叫春娘，敬酒上來，便問：「陸老爺，可認得賤妾了？」德秀茫然不識。妓女道：「妾曾服侍者爺數月，難道老爺忘了？」眾人都撫掌笑道：「陸老先生，你說足不入妓家之門，如何春娘認得你？今日與舊人相遇，不要假道學了。」德秀問道：「你果是何人？何處服侍過我？」春娘下淚道：「奴即王媽媽繼女張春姐也。」德秀忙問：「何以至此？」春娘低聲說道：「那年自老爺去後，有一潘相公來住，與奴私下往來。其後潘相公不中，影也不見。忽一日，有人送一封書來，說他要進京，在途等候，教奴悄悄趕去。奴一時聽了，便瞞了父親，跟了來人就行。那知書是假的，被他拐到京中，賣入娼家，流落在此。親人永不見面。」說罷，淚落如珠。有的道：「陸年兄，你可憐念此女舊日情分，收他做一小星罷。」德秀只管搖頭。春娘道：「從前妾係閨女，老爺尚且閉戶不納；況今日敗殘花柳，焉敢奢望得侍枕席？只求提出火坑，得見父親，作一良人婦便好了。」說罷，淚流滿面。德秀見其有深悔之意，便道：「你若果肯改悔，這還容易。你的繼父母都在我身邊，我叫他贖你回去便了。」春姐聽了，即忙跪下叩謝。眾人道：「春娘，陸老爺已許贖你身子，快快揩乾眼淚，敬一杯酒。」德秀道：「如今倒要看弟面上，免他在此伺候罷。」眾人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遂打發開了，再飲香醪，直至更餘方散。

德秀回去，即向母親、乳母說知，明日即與他落了藉，院中亡八送到春娘，一面償還他身價，一面叫他繼父送歸長沙。人始曉得陸翰林果是見色不亂的男子。後來春姐嫁一鄉人終身。

德秀娶了劉小姐，夫唱婦隨，連生貴子，官至尚書，告了終養歸家。只因德秀做了這樁陰鷲，功名顯達，較之潘再安圖了數夜歡娛，遂至終身淹蹇，得失奚啻天淵？觀此者可不急自猛省哉？